

墨武 作品

帝宴

叁 天下永乐

图穷匕见，最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

新历史小说 掌门人 **墨武** 扛鼎之作 《帝宴》惊艳收官！

朱元璋 朱棣 朱允炆 不为人知的仇恨与亲情

墨式历史，别样呈现！
『最奇绝的阴谋局』

麦家/阿来/阎连科/贾平凹>> 一致推荐

墨武 作品

帝宴

叁 天下永乐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帝宴 (叁) : 天下永乐

墨武◎著

策 划: 英特颂

责任组稿: 周 琼

责任编辑: 马 清

特约编辑: 吕荣莉 石中玉

责任印制: 段金华
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网址	www.ynpph.com.cn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经销	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开本	700mm×980mm 1/16
印张	22.75
字数	310千
版次	201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
书号	ISBN
定价	29.80元

经销电话: 021-56550055

第一章 内情 / 001

朱高煦顿了片刻，又重复了一遍他一直坚持的原则：“别人的东西，本王不想要；
本王自己的东西，别人也不要想拿走！”

第二章 真身 / 014

她眼前站着一人，温文尔雅，脸色居然比秋长风的还要苍白，赫然就是那个叶欢
——那个神秘、多变、搅动天下无边风雨的叶欢！

第三章 怪客 / 029

可那人最怪的不是他的动作，而是他的脸，那人的脸倒是五官俱全、极为端正，
可一半脸皮惨白如雪，另外一半脸皮却是漆黑如墨。

第四章 龙归 / 04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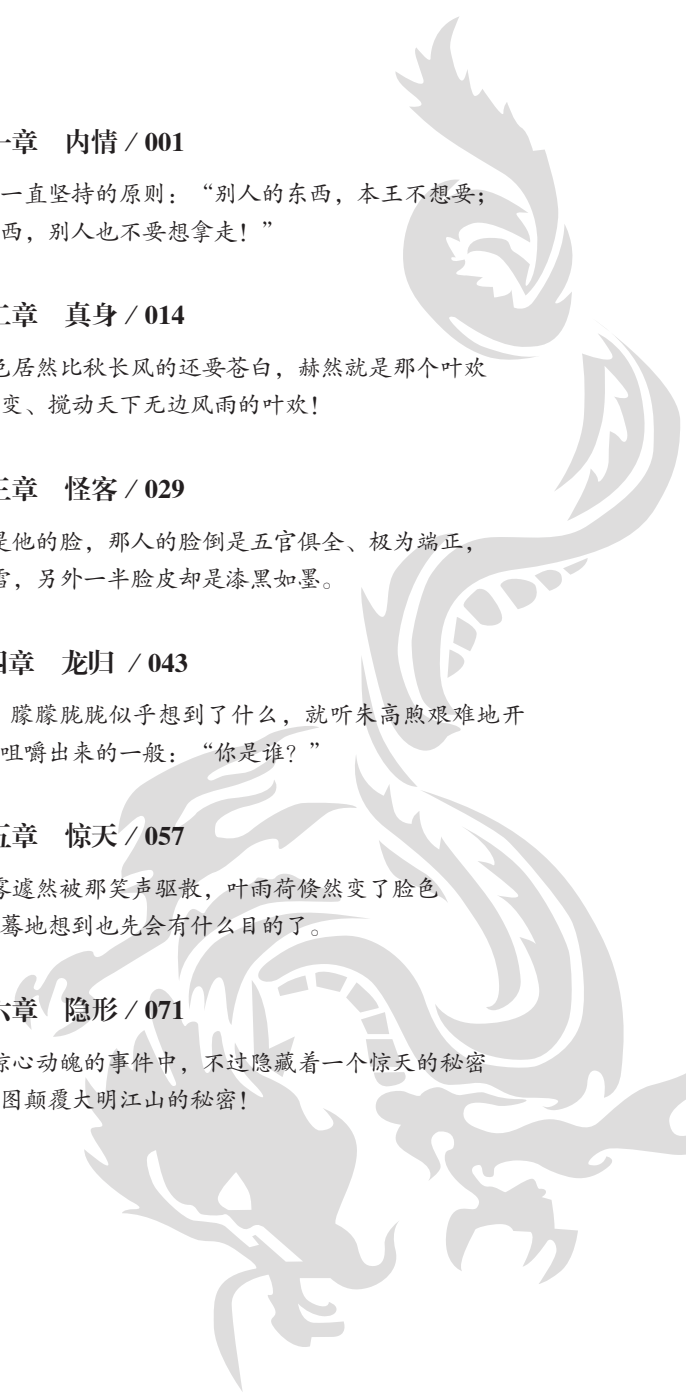
叶雨荷内心深处仿佛被重锤敲了下，朦朦胧胧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就听朱高煦艰难地开
口，一字字几乎是咀嚼出来的一般：“你是谁？”

第五章 惊天 / 057

陡然间心头一震，所有的迷雾遽然被那笑声驱散，叶雨荷倏然变了脸色
——苍白如雪，她蓦地想到也先会有什么目的了。

第六章 隐形 / 071

一切终于明了，一切匪夷所思、惊心动魄的事件中，不过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
——瓦剌企图颠覆大明江山的秘密！





第七章 凶手 / 085

众人那一刻的脸色，或难看、或错愕，有不信、有冷笑，可更多的都带着几分震惊莫名，难以相信。凶手就在他们中间？

第八章 虚实 / 099

那物似玉非玉，似金非金，火耀雪光下，有暗影流动，乍一看，竟不知那物是何形状，仔细看，又感觉那物水波般流动，竟像透明的。

第九章 一线 / 114

她那一刻，好像突然站到了柳下桥头，看着秋长风一步步地走向无边的黑暗，想追，却无力；想喊，却无言。

第十章 天人 / 127

阳光耀雪，金龙诀、艮土、离火上的光芒琉璃般不定，让山峰也变得晶莹如幻，但众人见到朱允炆铁青的面容，心中却如同见鬼般泛起寒意。

第十一章 紫金 / 140

紫金藤的确是有奇毒，但后来有人发现，此物如果同白银混合，偏偏又能解毒，听说只有东汉的魏伯阳集一生之力才做了三枚紫金藤戒流传于世，可解世间百毒。

第十二章 难题 / 154

秋长风长舒一口气，低声说了一句让叶雨荷惊心动魄、难以相信的话来：

“也先绝不会让我参与金龙诀的改命，但你会有机会去见金龙诀改命。

你不要想着许愿，而是要想方设法——毁了金龙诀！”

第十三章 瞒天 / 169

秋长风接接单刀，似乎不堪单刀之重，叹口气道：“我现在能杀的人，只有自己。杀人的事情，还有劳如瑶小姐了。”

第十四章 毒计 / 183

如瑶明月身在铁栏内，竟如秋长风般逃脱不得。她立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可愤怒得几乎连指尖都颤抖了起来。

第十五章 死地 / 198

秋长风凝望着三戒大师良久，缓缓道：“免死狗烹，千古明鉴，大师想做什么，也要抓紧了。”

第十六章 逆天 / 212

难道说，阴暗中，真的有个恶魔，每当有人启动金龙诀的时候，就要将那人置于死地？

第十七章 信任 / 22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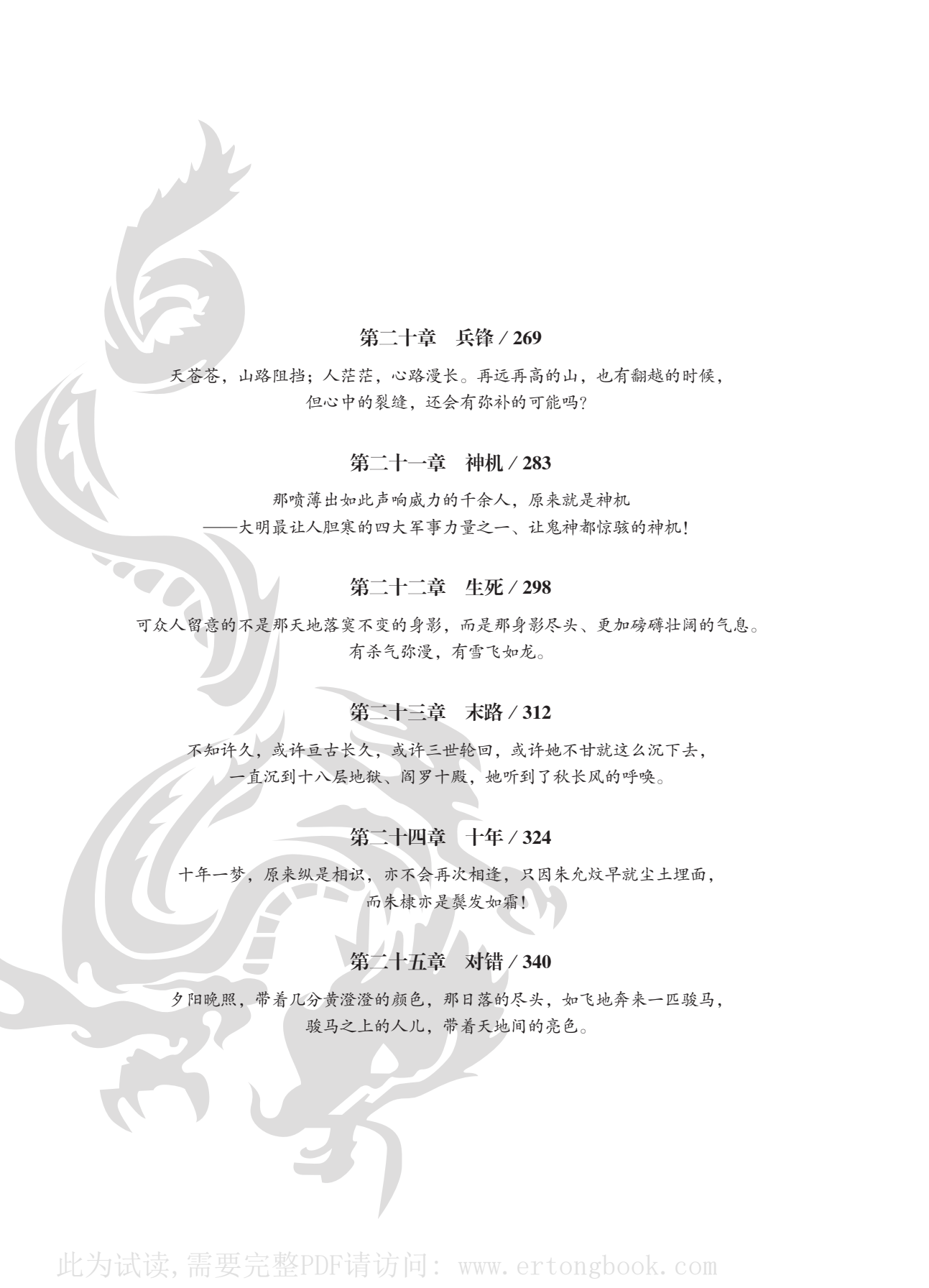
那道黑线如潮起狂涌，让人窒息。万蹄踏动，地动山摇，不多时，魔军就从天边奔近了山峰。

第十八章 暗度 / 242

脱欢握掌成拳，重重砸在桌案上，灯影里杀机陡现。“本太师正要一统中原，适逢这种人送上来祭旗，再好不过！”

第十九章 底牌 / 257

朱高煦看穿她心思般一字一顿道：“你想得不错，我说的就是郑和。我认为，郑和应是秋长风的师父！”



第二十章 兵锋 / 269

天苍苍，山路阻挡；人茫茫，心路漫长。再远再高的山，也有翻越的时候，但心中的裂缝，还会有弥补的可能吗？

第二十一章 神机 / 283

那喷薄出如此声响威力的千余人，原来就是神机——大明最让人胆寒的四大军事力量之一、让鬼神都惊悚的神机！

第二十二章 生死 / 298

可众人留意的不是那天地落寞不变的身影，而是那身影尽头、更加磅礴壮阔的气息。有杀气弥漫，有雪飞如龙。

第二十三章 末路 / 312

不知许久，或许亘古长久，或许三世轮回，或许她不甘就这么沉下去，一直沉到十八层地狱、阎罗十殿，她听到了秋长风的呼唤。

第二十四章 十年 / 324

十年一梦，原来纵是相识，亦不会再次相逢，只因朱允炆早就尘土埋面，而朱棣亦是鬓发如霜！

第二十五章 对错 / 340

夕阳晚照，带着几分黄澄澄的颜色，那日落的尽头，如飞地奔来一匹骏马，骏马之上的人儿，带着天地间的亮色。



第一章

DIYIZHANG



内 情

夕照竟在朱高煦手上！

夕照怎么会在朱高煦手上？夕照怎么可能在朱高煦的手上？

众人错愕之际，叶雨荷只感觉往事历历，若闪电般在眼前飞过，思绪瞬间回到了数月前。

当初排教的排法乔三清等人被叶欢收买，不惜叛教，杀死陈自狂，逼得陈格物向秋长风求救。之后张定边企图用金龙诀改命，重掀天下纷争，逼排教造反。常熟一战后，张定边身死，乔三清毙命，叶欢败逃，秋长风艰辛取胜，为救叶雨荷，却身中青夜心之毒，得到只余百日性命的后果。

事情错综复杂，但事后叶雨荷已然明白，叶欢鼓动乔三清、莫四方等人造反，暗算陈自狂，无非是要取得陈自狂手上的夕照。

这么算来，夕照本应在叶欢手上才对，可朱高煦为何说夕照会在他的手上？叶雨荷想不明白。

脱欢闻言也有几分意外，眼中寒芒闪过，陷入沉思之中。

秋长风望着朱高煦，眼神错愕，朱高煦给了所有人一个意外，秋长风亦像没有料到这种情况般眼珠只是转了下，立即道：“杀死陈自狂的，难道是汉王的手下？”

朱高煦冷哼一声，不知是承认还是否认。

叶雨荷以前见到这种情况时只会觉得朱高煦倨傲不羁，但这刻蓦地发现，



那孤高倨傲的外表下，却藏着叵测的心思。

秋长风的脸上带了几分恍然，缓缓又道：“汉王一直对金龙诀表现得无动于衷，但显然这是表面现象，难道汉王也一直留意着《日月歌》？当初在常熟，陈格物说凶手是叶欢，但现在想想，陈格物多半是帮我，这才指叶欢是凶手，他其实也不知道凶手是谁。”

沉吟片刻，秋长风又道：“我一直觉得杀死陈自狂的应该是乔三清，可现在终于明白，原来早在乔三清动手之前，汉王就已对陈自狂下手了，而且同时取了夕照。汉王好本事！”

他一句“好本事”中不知包含了多少嘲讽和无奈，朱高煦听了，却只是立在那里淡漠地道：“本王没有什么内阁、公主、五军都督府帮忙，只能靠自己的。”

叶雨荷见到那孤零零的身影，不知为何，心中竟生出几分同情。

谁看到的朱高煦都是高高在上，颐指气使，可事实上，朱高煦说得不错，他一直都像是在孤军奋战，为自己而战。

秋长风不再多说什么，该说的他都已经说完；汉王也不再说什么，他也没什么好说的。

脱欢略带狐疑地望着朱高煦，忍不住开口道：“夕照真的在你手上？”

朱高煦只是点点头，连“是”都懒得回答了，他基本上从不把话说两遍。

脱欢又笑了，这次笑得如同个老狐狸一样，“在你手上，其实就和在本大师手上是一样的。”

秋长风的脸色微变，他们这些人，当然更相信自己的判断，对话间尽量从对手的言外之意捕获信息，而不是简单地去听对手说的表面意思。

脱欢的言外之意就是，朱高煦还是必须要杀秋长风，不然也得死。夕照虽在朱高煦手上，但脱欢可以逼朱高煦交出夕照，根本不用和朱高煦讨价还价。

这里是脱欢的地盘，毕竟由脱欢做主。

这些意思脱欢根本不用说出来，因为他知道朱高煦虽落魄但也是个聪明人。和聪明人讲话素来不用说得太明白。

朱高煦笑了，轻描淡写地道：“那也不一定。”

脱欢皱了下蚕眉，重复道：“不一定？”他说话的声调很慢，就像每个字都要咀嚼半天才吐出来一样。可就是这种声调，却让人听了更觉得战栗。



朱高煦突然转望如瑶明月道：“如瑶小姐还记得秋长风来草原时曾对本王说过的几句话吗？”

如瑶明月心中奇怪，暗想秋长风和你谈了那么多，我怎么知道你提的是哪句？你这些话为何不让秋长风直接说，反倒要询问我？

她自以为东瀛忍术千奇百怪，让人难测，但到如今才发现，忍术再难测，也超不过人心。这里无论是脱欢、秋长风还是朱高煦，其所思所想都是她难以理解的。

相对这些人来说，她简直可说是幼稚了。

朱高煦也根本没准备让如瑶明月回答，径直道：“他说过，这世上人有千奇百怪，性格各不相同，有一种人，不达目的不会罢休的。”

如瑶明月终于接口道：“那时汉王自己承认，你就是这种人？”

朱高煦自嘲地笑笑，喃喃道：“我不是汉王了，我可以说是一无所有……一无所有的人，很多人会自怨自艾，可我不会。因为我有的并非我所要的，我所要的亦一直不能为我所有。”

他说得奇怪，叶雨荷竟然能理解，暗想朱高煦这么说，当然就是说荣华富贵不足贵，得不到皇位，他朱高煦做不做汉王，已经无所谓了。

脱欢还是眯缝着眼睛，摸了下黑得发亮的胡须，神色略显迟疑。

朱高煦再望秋长风，缓声道：“因此当初你对我说，能体会我的‘不称帝，毋宁死’心思时，你虽不当我是朋友，但是我早把你看成是……”顿了顿，字字如山道：“我早就把你看成是知己了！”

秋长风那一刻的神色中带了几分惘然，也带了几分钦佩，然而，他只是轻轻叹了口气。

如瑶明月虽不太了解这些人的心计，但对情感方面倒还敏锐。她已然捕捉到了秋长风的表情变化，心中暗想，秋长风为何要叹息，他难道不把汉王当作是知己？或者，这种惺惺相惜来得太迟？

朱高煦转望脱欢道：“太师，千金易得，知己难求，本王少有这样知己，到如今……除了剩下最后一个希望，还剩下点为人的底线……”顿了顿，又重复了一遍他一直坚持的原则：“别人的东西，本王不想要；本王自己的东西，别人也不要想拿走！”

他说完后就立在那里，再也不发一言，似乎感觉也没有再多说的必要。



可这次连如瑶明月都懂了，朱高煦的意思是，他朱高煦不称帝，宁可死，而他现在剩下最后一个称帝的希望，就是夕照，这是他朱高煦的东西，别人不能拿走。如果要拿走的话，先拿他的命。

朱高煦言语平静，可其中的决绝，谁都听得出来！

转望脱欢，如瑶明月秀眸眨闪，一时间猜不到脱欢会是强逼呢，抑或是劝取？

又静了片刻，脱欢突然又笑了——极为欢畅的样子，道：“秋长风说得不错，汉王真的好本事。本太师……方才不过是和你们开个玩笑罢了。”

僵持的气氛好像缓和了些，朱高煦的嘴角挤出了几分笑容，回道：“这个玩笑实在好笑。”

脱欢却像完全听不懂朱高煦讽刺的意思，问道：“汉王既然取了夕照，却怎么还不知道夕照现在何处呢？”

朱高煦缓缓道：“只要再找到艮土，启动金龙诀时，本王自然会将夕照奉上。”

脱欢的眼珠转了下，神色欣慰道：“如此最好，幸运的是，本太师已知道艮土的下落，几日内，这艮土就会送来了。”

朱高煦微有动容，但转瞬如常道：“如此最好，只要艮土一到，本王自然命人将夕照快马送到。”

脱欢喃喃念道：“快马送到？”忽然展颜笑道：“看来还要再等几日了。汉王一路鞍马劳顿，先请安歇。承仁，给汉王、秋长风，还有这位叶姑娘安排休息之所。”他忽而冷酷如寒风，倏尔如同和事老般，竟然将方才所有的矛盾轻轻带过。对于秋长风反对借兵一事，更是绝口不提。

叶雨荷见脱欢如此善变，心里很是担心，暗想这次无论如何均是与虎谋皮了。

那文士飘然而出，以手作势道：“三位请。”

朱高煦瞥了秋长风一眼，缓步出了牛皮大帐。三人跟随那文士走到湖边的一个大帐旁。那文士道：“三位先请在这儿稍歇，若有需要，尽管提出。倘若招待不周，有所简慢，还请莫要见怪。”说罢转身离去。

那文士说得虽然客气，可态度多少有些冷淡。朱高煦立在原地沉默了片刻，也不知在想着什么，随后掀起帐帘要入大帐之时，回头望见秋长风、叶雨荷还



并肩立在帐外，没有进来的意思，皱了下眉头道：“进来再谈。”

秋长风神色犹豫，终于还是走进了帐篷。叶雨荷当然和秋长风同进同退，跟在他的身旁。

帐篷内极为简陋，只有地毯、茶几，看起来空空旷旷。

朱高煦环望四周，神色萧然，盘腿坐了下来，开口的第一句便道：“秋长风，你做了一件不聪明的事……”

秋长风并没有立即反驳，缓缓坐了下来，皱眉道：“汉王，你若是聪明的话，就应该先和我说说如瑶明月的事。”

叶雨荷立即道：“如瑶明月竟然像认识脱欢似的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她早就留意到，如瑶明月并没有跟他们行动一致，她还留在脱欢的金顶牛皮大帐中。

如瑶明月、脱欢、朱高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远比叶雨荷看到的要复杂得多。这个如瑶明月居然认识脱欢？这个如瑶明月看起来已不仅仅是如瑶藏主之女、东瀛忍者部的主事人那么简单。

这个如瑶明月的身上，有着许多让别人难解的秘密。

朱高煦听秋长风、叶雨荷质疑发问，却不急于作答，只是道：“秋长风，我在脱欢面前说你的那些话，并不假。”

叶雨荷一听，思绪飞转，立即明白朱高煦是说秋长风是他知己的事情，心中暗想，难道孤傲如斯的汉王，竟真的把秋长风当作是朋友？

秋长风却想，汉王一向飞扬跋扈，又埋怨圣上不理解他。汉王亦从未受过挫折，这次遭到重挫，孤单无助，对我可能是真心交往。但他说帐中说我的话并不假，这句话深想下来，好像他说在帐中他也说了假话？他究竟在哪里作假了呢？

不见秋长风回应，朱高煦叹口气道：“可你未见得把我当作是朋友，我不介意。但你必须要知道一点，眼下你我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我们一定不能让这条船翻了。”

秋长风皱了下眉头，沉默不语。

叶雨荷却道：“可如果因为这样而让更多的人受苦，我们宁愿船翻了。”她虽曾经刺杀朱棣，但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，她本质上毕竟还是个捕头，也有着她的基本准则，她当然不赞同朱高煦借瓦剌兵制造兵乱。



朱高煦斜睨了叶雨荷一眼，缓缓道：“叶捕头，我一直以为你很中意秋长风的，现在看来并非如此。”

叶雨荷立即反驳道：“你错了，我中意他，因此才不会跟你一样，强迫他改变自己的观念。他若死了，我陪他一起好了。我也知道，他宁可和我一起挣扎地死，却绝不会和我一辈子忍辱地生。”

她第一次这么大声地说出自己所想，再无其余顾及。

秋长风听了，憔悴的脸上突然有了几分光辉，伸手轻轻地握住了叶雨荷的手，暖暖的，如当年柳桥一别；紧紧的，似三生之约。

他不必多说什么，他的动作已代表了他的态度。

叶雨荷见秋长风如此，终于展颜而笑，第一次暂时忘记了所有的烦恼。或许人生有这一刻，已不白活。

朱高煦望着眼前这二人竟呆了许久，他一生只为帝位，从来都视女人为附庸，今日听叶雨荷所言，突然想到，秋长风一生好像有叶雨荷就足够了，但是，本王呢？

转瞬之间朱高煦就断了这个念头，缓缓道：“你说得或许不错。可你若爱他，就不要总是先想着去死，而是要想着怎么先去活……”知道叶雨荷不明白他的意思，朱高煦盯着秋长风道：“你懂的，对不对？”

秋长风沉默了片刻，道：“我懂了，汉王的意思是，借兵不过是个幌子，启动金龙诀改命才是至关重要的。若真能改命成功，那么是否借兵已无关紧要。”

若真的有命运可改，若真的命中注定，朱高煦甚至不用动兵就可以登上帝位。

叶雨荷听秋长风所言后立即想到了这点，诧异道：“可是汉王为何一定要脱欢答应借兵给他呢？”

秋长风叹了一口气解释道：“兵法之道在于虚虚实实，汉王若直接提出用金龙诀改命，脱欢恐怕会别有打算，另起波折。汉王以借兵为名，先取得脱欢的信任，然后再反客为主，成为脱欢不能不依靠的人，这才有机会在筹码小的情况下取得大的胜算。不然的话，只怕我们三个人连金龙诀都见不到就已全军覆没。”

朱高煦赞许地点点头道：“秋长风，你果然想得清楚。”

叶雨荷似懂非懂，蹙眉道：“你是说……脱欢如果得到了夕照，根本不会和我们分享？”



朱高煦这才正视叶雨荷一眼，缓缓道：“叶捕头，你终于说到了关键所在。自古有云：‘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？’脱欢这种人，怎会平白分给我们一杯羹，让我们用金龙诀改命？”

叶雨荷灵机一动道：“汉王是以退为进，故意示弱……”陡然想到一个可能，如果金龙诀真的可以改命的话，当然也可以改动脱欢的命，一想到这里，激动得周身发颤。

朱高煦却未让叶雨荷继续说下去，一字字道：“因此说，眼下这出戏才不过是刚刚开幕……本王能依靠的，只有夕照和秋长风了。”转望秋长风道：“你当然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了？”

秋长风沉吟了许久才回答道：“我在决定如何做之前首先要问问汉王，如瑶明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那文士回到脱欢帐下时，如瑶明月还站在原地未动，只是她脸上的表情极为愤怒，却又夹杂着畏惧。

那文士见了，一时间也不知道如瑶明月究竟为何如此。只听脱欢道：“如瑶明月，你不妨仔细考虑后再回复本太师。”

如瑶明月轻咬贝齿，再无方才看戏般的轻闲，想说什么，终于一咬牙，转身走出了皮帐。

脱欢望着如瑶明月的背影，嘴角带着几分嘲弄的笑，并不理会如瑶明月的无礼，问道：“承仁，朱高煦那里如何？”

那文士恭敬道：“回太师，朱高煦并未表示太多的不满，他招秋长风入帐，想必是要劝服秋长风了。”

脱欢淡淡地道：“不表示不满并不代表就满意了。三戒大师，你有观人之术，方才看了那么久，可看出什么问题了？”

他问的是案旁的一个人。

方才那壮汉装成脱欢时，案旁站有五个人，除脱欢和那文士承仁夹杂其中外，还有三个人一直默默而立。

那三个人中，最古怪的是那个蒙面秃头的人。

那人不但蒙面，而且周身上下都蒙在一件灰袍里，让人只能看到其身材中等，别的根本无从分辨。



若非脱欢提及，谁都看不出那人是个和尚，因为他虽秃头，还带了串念珠，但站在那里却没有半分和尚的样子，有的只是死气沉沉，如木雕石刻。

脱欢帐下竟有人蒙面，想想都很奇怪。脱欢却好像和那人颇熟，对那人也颇为信任。

那蒙面人终于开口，道：“朱高煦很有问题！”

他的声音哑得如同沙漠中响尾蛇张口吐舌般让人厌恶，听了便会忍不住周身战栗，而想要立刻躲避这种厌恶。

脱欢蚕眉抖动了一下，并不追问。很多时候，他高深莫测，但有些时候，他又希望不必多说，手下人就能明白他的心意。

那蒙面的三戒大师无疑明白脱欢的心意，立刻说：“朱高煦用的是反客为主之计，他手握夕照，筹码虽不多，但很是关键，他也聪明，会利用这个关键参与改命。他若能说服秋长风继续跟他一路，这就说明他借兵不过是个幌子，他真正的用意，只在金龙诀。”

脱欢满意地点点头，微微一笑。这其中道理他当然清楚。

那文士冷哼一声道：“他们太高看了自己，却不知道太师是在故意考验他们，目的是要观察他们的意向，不然何以会让秋长风看出破绽？想他们就算是孙猴子，也跳不出太师的掌心了。”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不但减轻了过错，还把一切转错为功，捧了脱欢。

脱欢的胡子更亮，轻抚黑须平静地道：“朱高煦很是贪心，他们的命现在已在本太师手上掌握，他妄想用个夕照就加入进来还不够资格。”

那文士立即道：“是呀，太师眼下手握金龙诀和离火，艮土……”他看了三戒大师一眼，态度恭敬道：“艮土因三戒大师之故亦有了下落，不日可得。朱高煦只凭个夕照就想分杯羹，岂不是天大的笑话。”

哈哈笑了两声，见帐中无一人发笑，那文士有些尴尬，忙道：“我等都是仰太师鼻息，太师给的才会要，贪心的人，太师并不喜欢。”

脱欢满意地点头道：“承仁这话说得不错，贪心的人不会有好结果。可夕照在朱高煦手上，实在让人意料不到。”

那文士叹道：“不错，这件事真有点阴差阳错，王子本是运筹帷幄，不想却让朱高煦趁隙而入……”他提及王子的时候，脸上现出几分怪异，似钦佩，又像是畏惧。



脱欢皱了下眉头，下意识地摆摆手道：“三戒大师，你觉得朱高煦会把夕照放在哪里？”

三戒大师缓缓地道：“朱高煦在太师面前曾说过一句话，只要艮土一到，他自然会命人将夕照快马送到。这么看来，他还有手下在附近接应，夕照应该就在不远。”

脱欢点头道：“本太师也是这么想的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朱高煦毕竟曾是汉王，应该还有死忠的手下。”

那文士立即建议道：“用不用属下派人去搜寻附近的陌生人，取回夕照？”

脱欢摆摆手，脸上又有了狐狸般的笑：“何必去搜，等他送来岂不更好。”

那文士眨眨眼睛，一时间无法体会脱欢的深意，就听脱欢道：“三戒大师，你肯定艮土会到？”

三戒大师只是答了一个字：“是！”可就是这一个字中，不知为何却包含着极为强烈的恨意，让人听了竟毛骨悚然，但那恨意却显然不是对脱欢而发。

脱欢对三戒看起来颇为信任，如得到保证一样，微微点头，突然又问：“大师如何来看秋长风、叶雨荷这两个人？”

三戒大师这次却沉默了许久，在众人均以为他不准备说话时却道：“秋长风没有出手行刺太师的打算，叶雨荷倒很冲动，几次想出手，但这反倒证明叶雨荷对金龙诀极为热切。未得到改命机会前，叶雨荷只要有一线生机就不会贸然出手。朱高煦和秋长风本来势不两立，这次居然联袂前来，也的确应该是因为金龙诀之故。因此依在下看来，金龙诀未启动前，他们还会与我们合作，但要提防他们有小动作。”

他居然对秋长风等三人颇为熟悉的样子，分析起来头头是道。

脱欢点点头微笑道：“本太师倒想看看他们会有什么小动作。”

那文士瞥向三戒大师旁边的两个人道：“叶雨荷他们应该庆幸没有出手才对。”

三戒大师身旁还站着两人，他们一直沉默无语，闻言亦是安静地站着，并无任何表情。三戒左手处的那个人，额头高耸，身形高瘦，看起来随时都要腾空而走一般；而右手处那个人，则肩宽背厚，双眸竟泛绿意，虽是站着不动，但让人看着竟如同见到了荒野里的猛兽一般。

脱欢望了眼那两个人，嘴角泛出些许微笑道：“有龙虎双骑在，秋长风他



们若出手，的确要自讨苦吃的，不过很多时候，能不出手还是不出手的好。”

那文士立即躬身肃然道：“是。”

脱欢目光闪动，又望向那个三戒道：“听闻大师对医卜方面也颇为精熟，以你所见，眼下秋长风的身体如何呢？”

三戒大师立即道：“我看其眼神隐透青意，眼通肝，可见其肝脏已被青夜心所损；人之肺气宣于皮表，他面容憔悴，听其咳嗽，啞哑嘶裂，可见其肺经已遭受重创；他的颊间有红赤暗涌，站立虚浮，鬓发间白中泛青，可知其心、脾、肾均有了很严重的问题。若是旁人如他这般境况恐怕早就卧床不起了，但他还能撑住，可见他意志极坚。这种人，无论求生做事，均有常人难及的毅力，太师若不想留后患，最好将他尽早……除去！”他观察细微之处，看起来竟不亚于秋长风。

脱欢沉吟道：“后患？他有什么后患呢？”

三戒大师沉吟道：“不知为何，在下总觉得此人留在这里，对金龙诀的启动是个威胁。”

那文士失声道：“秋长风要破坏金龙诀启动，他不要命了吗？”

三戒大师沉默半晌才道：“按常理来说他会要命，但是等金龙诀启动后就难说了。很多事情是不能用常理揣度的，反正我觉得要密切留意此人的举止。”

脱欢皱了下眉头，缓缓道：“屈指算算，他应该最多不过还有二十日的性命了？”

三戒缓缓点头，再不多言。

他们竟对秋长风的情况颇为了解，叶雨荷若在此，定会明白他们和叶欢之间必有瓜葛。

脱欢又问：“他中了青夜心后，听说是用刀断四脉之法暂时延命至今的。到现在是不是真的只有离火或者金龙诀才能救他呢？”

三戒大师嘿嘿笑了声，缓缓摇摇头。

脱欢竟还能耐着性子道：“大师是说还有别的方法救他？”

三戒道：“不是。若是二十日前，他或许还能用离火自救，可到了现在，他死气攻心，就算给了他离火，他也没法再活了。到如今……”顿了顿，三戒大师下了肯定无疑的结论，“只有金龙诀启动才能救他，除此之外，他只有死路一条！”